十誦律/卷第 3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三十八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三十八(第六誦之三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明雜法之三

佛遊波伽國人間教化，有一處，名失守羅，毘師藍蜜伽藍。是失守羅處，菩伽王子家有新堂成，名鳩摩羅，未有沙門、婆羅門入中坐者。爾時王子聞佛遊波伽國人間教化，在失守羅處毘師藍蜜伽藍教化：「我今有新堂，名鳩摩羅，成來未久，修飾畫治訖亦未久，未有沙門、婆羅門入中坐者。若世尊與眾僧，先入我舍者，我大得利。何以故？佛入我舍故，佛入已我當後入。」菩伽王子即喚薩若瞿妒路摩牟，向作是語：「我聞世尊遊波伽國人間教化，在失守羅處毘師藍蜜伽藍遊行教化。我今有新堂，名鳩摩羅，新成未有沙門、婆羅門入中坐者，若佛先入者我得大利，佛入已我當後入。薩若瞿妒路摩牟！汝往世尊所，以我語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菩伽王子頭面禮佛足，問訊世尊作是言：「菩伽王子有新成堂，名鳩摩羅，未有沙門、婆羅門入者，菩伽王子請佛及僧。」』」時薩若瞿妒路摩牟受王子語已，往世尊所作如是言：「世尊！菩伽王子，頭面禮足問訊世尊！少病少惱安樂住不？我有新成堂，名鳩摩羅，成來未久，修飾畫治訖亦未久，請佛及僧明

日食。」佛言：「使是王子常得安樂。」佛語薩若瞿妠路摩牟：「天人常求樂，諸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留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及餘眾生亦皆求樂。」佛說已默然。時薩若瞿妠路摩牟見佛默然，右遶而去，到菩伽王子所，作如是言：「瞿曇沙門已受王子請，隨王子意。」

爾時菩伽王子，竟夜辦具種種多美飲食，辦已晨朝敷坐處，以衣布地，莊嚴鳩摩羅堂及階。陛莊嚴竟，即語薩若瞿妠路摩牟：「往世尊所，白言時到。」薩若瞿妠路摩牟受語已，即往世尊所白言：「時到。」爾時世尊中前著衣持鉢大眾圍遶，到菩伽王子舍。爾時王子約勅家內，一切大小皆出門外。時王子遙見世尊來，即從坐起叉手在一面立，作如是言：「善來世尊！」王子前詣佛所，頭面禮足迎世尊到鳩摩羅堂。王子在階道邊立，佛及僧往至階頭立住。爾時菩伽王子叉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前堂上，從敷[疊*毛]處上，令我等長夜安隱。」時長老阿難在佛後以扇扇佛，佛語阿難：「隨法約勅王子。」爾時阿難語菩伽王子：「却地所敷衣被，床上者置。」王子不肯，阿難語王子：「佛憐愍後來眾生故，且却。」時菩伽王子即却地所敷衣被，爾時王子叉手白佛言：「已却地敷，願佛上堂，令我等常得安隱。」佛即上堂敷坐具，在諸比丘前坐。爾時王子自行水已，下種種飲食，僧得飽滿。食已攝鉢行水，行水時王子執澡盤承水竟，聽佛說法。佛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。時佛食後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若地敷衣，不應在上行。在上行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有一婆羅門，大富多饒財寶、田宅、牛羊，唯少一種，無有兒息。求一切天神，所謂水神、樹神，為求兒故，窮極不能得。有一比丘尼，常出入其舍。後日來時，婆羅門婦有不淨現，時比丘尼語婦人言：「汝不清淨，我曾聞：『取阿羅漢行跡處物浣，取汁洗浴便得有兒。』此中除佛及弟子眾，餘處更無。世尊若來入汝舍者，可得生兒。」時婆羅門婦聞已：「云何方便令佛入舍？」便以方便語婆羅門：「我曾聞：『取阿羅漢行跡處物浣，取汁洗浴便得有兒。』除佛及弟子眾，餘處更無。若佛入舍者，可得生兒。」時婆羅門不信是語，以求兒故，答言：「隨意。」婦言：「汝往請佛。」時婆羅門往世尊所，一面坐問訊世尊。佛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。婆羅門言：「願佛及僧，明日受我請。」佛默然受。知佛受已，從坐起右遶而去，到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。辦已晨朝敷坐處，以種種物布地乃至外門，往白佛言：「時到，食具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諸比丘往婆羅門舍，佛自住房迎食分。爾時諸比丘自却地敷前入其舍，時婆羅門心念：「入時不行地敷上，出時當在上行。」諸比丘坐已，自行澡水下食，僧飽滿食已，攝鉢洗手呪願。呪願已從上座次第，却地敷而出。時婆羅門心意不樂：「是沙門斷種人，破我婆羅門行，我有所為作是供養，而常不果。」諸比丘食後到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

諸佛常法，食後比丘來，以是語勞問諸比丘：「飲食多美僧飽滿不？」佛即以是語勞問諸比丘：「飲食多美僧飽滿不？」諸比丘言：「飲食多美眾僧飽滿。」以上因緣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集僧已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憐愍眾生故，聽汝等地敷上行。」

時諸比丘尼聞佛聽地敷上行，以婆羅門因緣故，先往婆羅門家，比丘尼便往語婆羅門婦言：「佛先結戒，不聽比丘地敷上行，以是因緣故聽，汝可更請令蹈上過。」時婆羅門婦，以方便語夫：「佛先結戒，不聽比丘行地敷上，以是因緣故聽，今可更請。」婆羅門心亦不喜，以為兒故，答言：「隨意。」婦語夫言：「可往請佛。」婆羅門往到世尊所，一面坐問訊世尊。佛為婆羅門說種種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婆羅門白佛言：「願受我明日請。」佛默然受。婆羅門知佛受，已從坐起去。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晨朝以種種物布地乃至外門，往白佛：「時到，食具已辦。」爾時世尊著衣持鉢，諸比丘僧前後圍遶，到舍就座坐已，自行澡水下食。食已攝鉢行澡水，婆羅門在佛前聽說法，聽說法已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家當生兒不？」佛言：「生，生已當出家，第二生者亦當出家，第三生者亦當出家，次後生者當在家。」

佛自恣後遊行教化，有一比丘，手捉鉢、藥草、革屣而行。佛見此比丘，知而故問：「汝何以捉鉢、藥草、革屣遊行？」答言：「我更無著處。」佛言：「從今聽畜三種囊：鉢囊、藥草囊、革屣囊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所受持坐具置一處已餘處宿，佛言：「從今日所受坐具不應離宿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憍薩羅國有阿練兒處，有二比丘在彼住：一人犯戒、一人淨持戒。此二比丘未曾見佛，欲共往見佛，道中值有虫水。破戒者語持戒者言：「可共飲是水。」持戒者言：「水中有虫，云何可飲？」犯戒者言：「我若不飲便死，不得見佛聞法及僧。」持戒者言：「至死不飲。」時犯戒者便飲，持戒者不飲便死，即生三十三天上，得天身具足，先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。在一面立已，佛為種種說法，得法眼淨。即時禮佛足言：「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我盡形壽為優婆塞。」佛更為說法已默然，時天禮佛已忽然不現。時飲水者後到佛所，佛為無量眾圍遶說法，佛見此比丘來到佛所，佛時披憂多羅僧示金色身：「汝癡人！欲見我肉身為？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。」佛說偈言：

「心不善觀察，　　見則不審諦；

愚如蛾投火，　　而貪觀我身。
色身但不淨，　　汝欲見何為？
肉有脂血肉，　　外為薄皮覆。
彼為渴所燒，　　猶行恭敬戒，
至死護我教，　　彼見我非汝。」

佛說是偈已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持漉水囊不聽行。若不持行者，突吉羅。不犯者，有清流水、或大河、或泉水、從此寺至彼寺二十里內，不犯。」

爾時比丘聚落中有緣事，無漉水囊故不去，若不去者此事不成，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若一比丘有漉水囊，便得共去。」

爾時六群比丘，聚落中有緣事，往語知識比丘：「我有緣事可共至聚落。」是比丘言：「我無漉水囊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有，可共俱往。」答言：「可爾。」行時道中共諍，值有虫水，六群比丘以漉水囊自漉水飲，彼比丘索不與，是比丘極渴急垂死。以是因緣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比丘先不共諍，無嫌心者應共行，有嫌心者不應共去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木上食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木上食。若用食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自畜木橙食、或畜床子食、或畜盤食，佛言：「不聽畜木橙、木床、木槃食。若用食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二人共一鉢食，佛言：「不得共鉢食。若共鉢食，突吉羅。不犯者，食休已過與不犯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六群比丘不著袈裟食，佛言：「不聽不著袈裟食。不著食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露形揩，佛言：「不得露形揩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又六群比丘揩露形者，佛言：「不聽揩露形者，犯者，突吉羅。」有二比丘俱露形相揩，佛言：「若露形相揩者，俱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名疑離越，小豆羹中得生小豆，便出著地。此豆可生芽葉華實，是比丘語諸比丘：「此羹不淨不應食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知故問疑離越：「汝實羹中得生小豆，出著地可生芽葉華實，語諸比丘：『此羹不淨不應食耶？』」答言：「實

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此羹若未熟者，應更煮。若先生者，應作淨已煮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作淨地羯磨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作淨地。若作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有比丘名牛呵，食已更呵。諸比丘見非時噉食，各相謂言：「是比丘過中食。」聞已心愁不樂，是事白佛。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莫謂是比丘過中食。何以故？是比丘先五百世時常生牛中，是比丘雖得人身，餘習故在。」佛言：「若更有如是呵食者，應在屏覆處，不應眾人前呵。」

佛在波伽國。爾時菩伽王子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王子知佛受已從坐起去，還家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晨朝敷坐處，往白佛：「時到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爾時佛與諸比丘前後圍遶，至菩伽王子家就座而坐。其家大小多不信佛，或是婆羅門、或邊地人，行食不如法，半著鉢中、半棄在地，是諸比丘不知云何得食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食墮所受草葉上者應食。若有土著者，吹土却而食；或有多土著者，水洗得食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銅杅中食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銅杅中食加婆羅門。」佛言：「不聽銅杅中食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洗脚處洗脚，洗脚時並共人語。餘比丘見吐悶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洗脚時共他語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佛自恣後遊行教化，有比丘手捉革屣行，佛見是比丘，知而故問：「汝何以手捉革屣行？」答言：「革屣嚙脚。脚中痒悶，無揩脚物。」佛言：「聽畜揩脚木用，除脚痒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檀越施僧扇，諸比丘不受：「佛未聽我等畜扇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。僧得畜，一人亦得畜。」復有人施僧拂，諸比丘不受：「佛未聽我等畜拂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。僧得畜，一人亦得畜。」時有人施僧犛牛尾拂，諸比丘不受，不知何所用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用，拂佛塔及諸阿羅漢塔。」爾時有人以摩尼珠作拂柄施比丘，諸比丘不受，不知云何用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用，拂佛塔及阿羅漢塔。」爾時有檀越施僧多羅樹葉，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畜多羅樹葉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僧得受，一人亦得受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自持蓋入他舍。諸居士訶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持蓋入他

舍，如王如大臣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持蓋入他舍。犯者，突吉羅。不犯者，若解若置門外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二婆羅門：一名瞿婆、二名夜婆，於佛法中篤信出家，本誦外道四圍陀書，出家已以是音聲誦佛經。時一人死，一人獨在所誦佛經忘不通利，更求伴不得，心愁不樂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以外書音聲誦佛經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捨修多羅、阿毘曇、捨毘尼，誦外書文章兵法，遠離佛經，佛言：「從今諸比丘，若有學誦外書文章兵法者，突吉羅。」佛未制是戒時，長老舍利弗、目連處高座上，為諸新比丘沙彌說法，教學誦外書，為破外道論故。制是戒已，長老舍利弗、目連便不處高座為新比丘沙彌說法教學外書。爾時諸外道，聞沙門瞿曇不聽弟子學誦外書，是婆羅門便往語諸信佛優婆塞言：「可共往到諸比丘所。」答言：「隨意。」外道到已，與新比丘沙彌共論議。諸新比丘沙彌皆不能答，以二事故：一者新入道，二者佛制不聽學故。時諸外道輕弄諸優婆塞言：「汝之大師汝所供養，汝所尊重上坐先食者，正如是耶？」諸優婆塞聞是事心愁不樂，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聽為破外道故誦讀外道書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迦留陀夷，放火燒諸草木，以放燒故，多殺種種虫。佛言：「從今比丘不得放火燒。若放火燒者，隨所殺得罪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看病人，未滿五臘，為病人出行，離依止入聚落，求藥不得。爾時心念佛制戒，不得離依止一夜別宿，即於彼處便求依止。依止師復病，是人心念：「彼依止師病，此依止師亦病。我今當作何等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若五夜、若六夜無依止不犯。」結此戒已，六群比丘聞佛聽故，便五夜不求依止。何以故？若得依止者，須我供給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有好依止師者，乃至一夜不依止，突吉羅。若比丘無依止，乃至不得取僧洗脚水用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迦留陀夷反著俱執，諸比丘見已怖畏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反著俱執。犯者，突吉羅。自舍內覆身不犯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人持表裏[廾/耗]俱執，施長老須菩提。須菩提言：「佛未聽受表裏[廾/耗]俱執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畜表裏[廾/耗]俱執，眾得畜，一人亦得畜。」復有人施長老須菩提俱執，半成色半不成色。時須菩提不受，作是言：「佛未聽我等

受半成色、半不成色俱執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畜半成色、半不成色俱執。眾僧得受，一人亦得受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有五比丘，得長五肘、廣三肘衣，著是衣入聚落乞食。衣長曳地土所污，脚躡頭墮地著不周正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長衣施[革*玄]紐施近緣。」故衣曳地土污，脚躡墮地著不周正，佛言：「從今聽反攝上著。」爾時佛自施[革*玄]紐，前去緣四指施[革*玄]，後八指施紐，語諸比丘：「應如是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不繫泥洹僧入聚落，於聚落中墮地，是比丘大慚愧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繫泥洹僧入聚落者，突吉羅。」有比丘一匝繫泥洹僧，入聚落時啑故，帶斷墮地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一匝繫泥洹僧入聚落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有人施長老須菩提細縷繫腰帶，須菩提不受作是言：「佛未聽我受細縷繫腰帶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三種帶：一者細縷帶、二者索繩、三者編帶。」帶時泥洹僧喜破，佛言：「應施環。」六群比丘如兩耳著泥洹僧，細襵著泥洹僧，釿頭著泥洹僧，參差著泥洹僧，著細生疎泥洹僧，佛言：「不得如兩耳著泥洹僧、細襵著泥洹僧、釿頭著泥洹僧、參差著泥洹僧、著細生疎泥洹僧。著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手摩鬚髮，如牛舌舐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手摩鬚髮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二人共床臥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二人共一床臥。犯者，突吉羅。若一人坐、一人臥不犯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二人共地敷臥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二人共一敷臥。犯者，突吉羅。各自別有敷具不犯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二人共一覆衣中臥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共一覆衣中臥。犯者，突吉羅。不犯者，各別有襯身衣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六群比丘著俗人衣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著俗衣，與白衣何異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著俗衣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抄襞泥洹僧，如相撲人又似作人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抄襞衣著。犯者，突吉羅。不犯者，登梯覆屋泥屋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六群比丘負擔行，如似驢牛負馱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負擔行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憍薩羅國有邊聚落，是中常畏賊。聚落人民畏賊故，捨此處去。爾時有比丘從憍薩羅國向舍衛國，是比丘捉瓦鉢捉杖，所經聚落中人遙見來作是念：「此是賊來，捉矟捉楯。」見已怖畏還入樓閣。比丘漸漸來近，知是沙門，問言：「汝是何沙門？」答言：「釋子沙門。」言：「汝失沙門法、壞沙門法，令我等怖畏。」是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行時不聽捉杖捉絡囊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佛自恣後人間遊行，有一羸瘦比丘，手捉鉢行。佛知故問：「汝何以手捉鉢行？」答言：「無物可盛。」佛言：「從今羸瘦老病比丘，僧羯磨聽杖絡囊盛鉢行。應如是作。一心和合僧，是老病比丘從坐起，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我某甲老病比丘，從僧乞捉杖絡囊盛鉢行。僧憐愍故，聽我老病比丘捉杖絡囊盛鉢行。』如是三乞。僧應聽實。是比丘若言：『老病。』實不老病，不應聽。若言：『老病。』實老病，應聽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老病，從僧乞捉杖絡囊盛鉢行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是老病比丘捉杖絡囊盛鉢行。如是白。』白二羯磨。『僧與是老病比丘捉杖絡囊盛鉢行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

佛在舍衛國，佛與大眾前後圍繞說法。爾時憍薩羅王波斯匿在會中坐，有比丘噉蒜遠大眾行，是比丘作是念：「莫使佛及王聞臭。」佛遙見是比丘，佛為王說種種法示教利喜，王聞法已心大歡喜。佛說法已默然，王右遶佛而去。爾時長老阿難，佛後以扇扇佛。王去不久，佛知故問阿難：「此比丘何以遠大眾行？」答言：「此比丘噉蒜，恐佛及王聞臭，不敢近佛。」佛知故問阿難：「比丘噉如是比相食耶？」答言：「噉。」「若噉如是比相食失法利。」佛言：「此比丘若入眾中，聞我法應得正見。」語諸比丘：「是事不應作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比丘不得噉蒜。若噉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舍利弗得風病，藥師教言：「乳中煮蒜噉。」舍利弗言：「佛未聽乳中煮蒜噉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乳煮蒜噉，隨噉蒜法行。云何隨法行？噉蒜者，不應近佛乃至和上阿闍梨、一切上座、佛塔、聲聞塔、溫室、講堂、僧食厨下，不得近僧坊外門立、不得入僧廁大小便、不得入僧浴室、不得入眾人坐處，當於屏房住。若急大小便者，應使人掘地作處。若無淨人，應就遠屏處大小便。若病差已，應掃灑所住處塗地，臥具床席更應抖擻，故有臭者應洗浣。是比丘從房出，閉戶下撢，下撢已去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自取訶梨勒果與淨人已從受噉。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不應自手取訶梨勒果與淨人更從受噉。犯者，突吉羅。餘一切果亦如是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有比丘名難提，是比丘作與淨學沙彌，如先所說。

佛在舍衛國，爾時長老畢陵伽婆蹉眼痛，時藥師教言：「和藥作丸著火上燒服烟。」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藥？」佛言：「但除青木香藥和合，餘一切香著火中手接取烟而咽。」時以手接烟不得，佛言：「作筒。」時筒太長不得烟，佛言：「莫長作。」又復短作便燒手，佛言：「莫太短。」又時丸藥在一處、筒在一處，取時難得，佛言：「應畜囊盛。」盛時筒破藥丸，佛言：「中應施鬲。」施鬲已不繫頭筒墮地，佛言：「應繫頭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病比丘，蘇油塗身不洗痒悶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用澡豆洗。」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澡豆？」佛言：「以大豆、小豆、摩沙豆、豌豆、迦提婆羅草、梨頻陀子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長老舍利弗患熱血病，時藥師教言：「以娑摩尼水洗。」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娑摩尼？」佛言：「除毒樹，取餘一切樹華葉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長老畢陵伽婆蹉患眼痛，時藥師教言：「應脂灌鼻。」時比丘以指涕鼻中，或以毳取而涕，涕時不便流入，眼更增痛劇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作筒灌。」作筒大，鼻不受；復小作，溢失不中用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莫大莫小作，得受一波羅、若一波羅半，欲唾以手承取。」以手承取故便欲吐，佛言：「聽用弊衲承取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畢陵伽婆蹉患眼痛，時親里遣乘來喚，答言：「佛未聽乘乘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病者聽乘車輿。」爾時佛不聽乘輦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乘輦。」是比丘乘輦時垂脚，佛言：「應攝脚在板上。」攝脚己身不安，佛言：「聽捉木格。」爾時有少樂比丘，捉木格手痛，佛言：「以物纏木。」坐時日照面，佛言：「應施軒。若一切乘上所須莊嚴物，皆聽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，祇桓中處處大便，密迹執金剛神諸非人皆瞋呵責言：「此中應作不淨耶？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不應處處大便，當在一處作。」一處作已大聚糞，佛言：「除却。」除却時諸比丘吐悶，佛言：「掘地作坑。」作坑已坑邊有大便，污比丘脚，佛言：「應施安脚處。」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等物作安脚處？」佛言：「以木石塼作。」大便時露地無障，人見，佛言：「應作障。」時兩相見，佛言：「應施鬲。」施鬲已出入時故相見，佛言：「應別施戶。」時有老比丘，上廁時憙倒，欲起時便却偃，佛言：

「應施格令得企。」起時須水洗大便處，佛言：「應畜水器。」又無土洗手，佛言：「應安土。」土或少，佛言：「大器盛。」是時平地著器，或畜生牛馬、麞鹿、獼猴、狗來蹈壞，佛言：「應鑿地安器。」又不覆上，有毒蛇、蛆[虫*賴]、蜈蚣百足，入中齧比丘，佛言：「應覆上。」又洗手時，地大作泥污脚，佛言：「應作安脚處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安脚處？」佛言：「用木石塼作。」諸比丘洗時露現，佛言：「應施障。」或二三人俱洗相見，佛言：「應施鬲。」又出入時相見，佛言：「應別施戶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祇桓中諸比丘處處小便，金剛神諸非人皆瞋呵責：「此中應作不淨耶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得處處小便，應在一處作。」一處已如渠流，佛言：「應安瓮。」瓮滿，佛言：「應棄。」棄時比丘吐悶，佛言：「瓮下作孔令出。」瓮久便臭，佛言：「應蓋上。」比丘却蓋時小便臭劇，佛言：「蓋上開小孔令臭氣出。」時瓮四邊小便流污脚，佛言：「應作安脚處。」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？」佛言：「應用木石塼作。」諸比丘小便時露現，佛言：「應施障。」小便時兩相見，佛言：「應施鬲。」施鬲已出入時故相見，佛言：「應施戶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人施僧瓦坻，諸比丘不受，不知何所用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受用，盛水取水浴室中用。」

佛在芻摩國，與大比丘僧說五陰法，所謂色受想行識。爾時佛唾，遍五百比丘一時同聲言：「老壽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以汝等言『老壽』故，便得老壽耶？」「不也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從今不得稱老壽。稱老壽者，得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入舍衛城乞食，時檀越施種種好食：乳、酪、生酥、熟酥、油、蜜、魚、肉脯，諸比丘不取，將無是乞美食耶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乞而得應受。」（初二十法竟。中二十法上）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跋提長者，作大僧坊種種莊嚴，不覆上房舍漏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覆。」覆已脊上漏，佛言：「更厚覆。」厚覆已風發，佛言：「應釘撅。」釘撅已撅孔頭漏，佛言：「應施瓮覆。」覆已瓮喜墮地，佛言：「應穿底作孔釘。」釘已水入，佛言：「應釘上安覆釜。」安覆釜已風吹撅動搖作聲，佛言：「應以草葉樹皮纏頭，纏頭已安覆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畜貴價火浣衣，時諸比丘二、三人共抖擻，抖擻時衣褰縮不正，

佛言：「應細杖打塵土。」打時土入長條中，佛言：「更以小杖打。」打時土入短條中，佛言：「更以小杖打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新成染衣，以掃箒掃却染滓，是衣色壞衣上成道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新手巾却滓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跋提長者作僧坊，極廣大種種莊嚴，多人來看。無地覆故，多塵土出坌僧坊內。諸比丘心念：「若佛聽地覆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安地覆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無[打-丁+鳥]藥物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石上磨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瓶沙王，於竹園中起五百僧坊，有成者有未成者。時王命終，王阿闍世到竹園中看，見是房舍即問：「此為誰作？」比丘答言：「大王！是父王所作。有成者、有未成者，王便命終。」王問比丘：「何不成竟？」答言：「無直。」王言：「我當與直。」時房舍成竟，無隥道故，無人在上住。王問諸比丘：「是房中有人不？」答言：「無。」「何以故？」答言：「以無隥道故。」王言：「我當作。」比丘答言：「佛未聽作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。」時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隥道？」佛言：「用木石塼作。」

佛住王舍城。時僧坊極大，一切時多有客比丘來。初夜中夜後夜來者，有持大床去、有持繩床去者、有持大褥去者、有持座褥去者，夜即彼間宿，明日棄去。爾時陀驃摩羅子知僧臥具，後日處處持床褥來時極苦，作是念：「佛聽以鍼綴床褥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綴，綴時床褥中央不綴。」持床東西時，毳并聚一處，即作是念：「佛聽我綴中央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鍼綴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鍼？」佛言：「以鐵作、銅作、木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舍利弗熱血病，藥師教言：「燒石著乳中飲。」答言：「佛未聽燒石著乳中飲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燒石著乳中飲。」燒石時諸比丘或以草木葉、若破瓦捻著乳中，灰土污乳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以銅鐵作支安鎖，以石著中燒，舉鎖抖擻，去灰著乳中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人持火爐施長老須菩提，須菩提言：「佛未聽受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得受。」時然薪火焦墮地，比丘以手舉燒手，佛言：「聽作抄火物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舍利弗風病，藥師教言：「以煖水洗。」答言：「佛未聽煖水洗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煖水洗。」洗時或用鉢、揵鎡煖水，水少不足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釜中煖。」諸比丘盛滿釜水著露地，四邊著薪然時釜破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施三碣。」時碣上安釜下然火，薪難然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斧破薪然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時寺門楣破，佛見已知而故問阿難：「是寺門楣何以破耶？」答言：「木師忙懅不得作。」佛語阿難：「求木作具來。」阿難受佛教，求木取作具來與佛。佛取以自手治塔門楣，治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一切木作具應畜，隨比丘能治者治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時覆僧坊，比丘在地立授草不及，佛言：「應施橙。」施橙已故不及，佛言：「應施梯。」施梯已不遍，佛言：「應施棚。」施棚已不知云何施？佛言：「牀上應釘橛，以繩繫橛隨意移棚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患男根腫，膿血污衣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物纏裹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病，看病人歲小，立抱病比丘，久立迷悶躃地垂死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年少看病比丘得共病人坐，病人憐愍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著新染色衣，入舍衛城乞食值雨。時比丘襞衣著一處濕故色異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曬，曬時敷地曬。」曬已土著，佛言：「應以牛屎塗地曬。」應已衣不時乾，佛言：「繩上曬。」故不時乾，佛言：「應施曲橛。」施曲橛已故不時乾，佛言：「應床上曬。」曬已故不時乾，佛言：「應施架。」施架時妨行處，佛言：「應并一處。」并一處已近壁土污，佛言：「應離壁。」離壁已故不時乾，佛言：「應高懸曬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時諸比丘辦浴具，有比丘浴時脫衣著空地入浴室洗，有毒蛇、蛆[虫*賴]、百足入衣中，比丘著衣時為虫所螫，佛言：「施衣架安衣已入浴室洗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末利夫人入祇桓聽法，諸比丘闇中說法。末利夫人語諸比丘：「何不然燈？」答言：「無燈。」夫人言：「我與燈。」答言：「佛未聽我等然燈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末利夫人施僧高座，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」末利夫人心念：「佛聽我畫此高座者善。」佛言：「除男女交會像，餘者聽畫。」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嚼長楊枝，時諸居士見已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云何嚼長楊枝？」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嚼長楊枝？」佛言：「從今不得嚼長楊枝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時諸比丘嚼短楊枝，佛是處經行，諸比丘遙見佛來，恭敬故即咽是楊枝，塞咽不下垂死，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用三種楊枝：上、中、下。上者長十二指、下者長六指，此二中間名中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有比丘度兒作共行弟子，弟子不如法，餘比丘言：「此弟子不如法，何不驅去？」答言：「此是我子弟子，云何驅去？」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兒、若弟子不如法者，應驅去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沙彌羅睺羅，違逆師迦留陀夷，時迦留陀夷驅出寺。時沙彌羅睺羅，在祇桓門外啼泣。佛從外來入祇桓，時見羅睺羅啼泣，佛知故問：「何故啼耶？」羅睺羅向佛廣說是事，佛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得驅沙彌出僧伽藍，應驅出房舍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諸比丘唾淨地，地發壞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唾淨地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時諸比丘不知唾何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手承唾。」承唾時心中吐悶，佛言：「應畜唾器。」時唾器滿，佛言：「應棄。」棄時復欲吐，佛言：「唾器中著灰、著沙、著焦物令消唾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時長老迦葉從耆闍崛山出，上下時日炙，面污入眼，眼痛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畜手巾拭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長老跋提行頭陀，入浴室洗時不聽他人揩摩，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編繩自揩身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用編繩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以何物作？」佛言：「以毳、蒯摩、劫貝、文闍草、麻婆娑草。」舍利弗病患脊痛，作是念：「佛聽我著禪帶坐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著禪帶坐。」優波離問佛：「以何物作禪帶？」佛言：「用毳、蒯摩、劫貝、文闍草及婆娑草皮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世尊患風脊痛，時藥師教言：「酥油塗身塗身已，槽盛煖水入中臥。」佛語阿難：「煖水著槽中持來。」阿難受教，槽盛煖水來。時佛酥油塗身入中臥，臥已病得除愈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若有風病，以酥油塗身煖水中臥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諸比丘辦臥具，時暮多有客比丘來，僧敷具少，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應上座次第與，不得敷具者與草與葉，各令自敷臥具臥。」

佛在舍衛國

憍薩羅國阿練兒處，有一比丘住，是比丘以頗梨珠出火。時賊住彼處，見比丘珠中出火，作是念：「必是毘琉璃珠。」賊即語比丘：「與我此琉璃珠。」比丘答言：「善人！我無琉璃珠。」時賊心念：「是比丘不肯正爾與我，我當殺此比丘。」即殺比丘已覓珠，於鍼線囊中乃得頗梨珠，是賊相語言：「乃以此頗梨珠故，殺此比丘。」時賊仰臥死比丘，還以頗梨珠著其臍中便去。時諸比丘食後經行，見是死比丘，各相謂言：「以此珠故，為人所害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得畜月珠、日珠。若畜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時諸比丘以大價火浣衣石上浣，浣已破壞。佛言：「應著板上手揉浣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末利夫人作一講堂種種莊嚴施僧，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種種莊嚴講堂在中出入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此堂清淨，可受在中出入。」時有鵝、鴛鴦、孔雀、俱舍羅鳥、烏耆羅命、命飛鷰諸鳥入出作聲，妨諸比丘坐禪誦經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施欄楯。」施已故來入，佛言：「應施網。」時優波離問佛：「以何物作網？」佛言：「以毳、以蒭摩、劫貝、文闍草、麻、龍鬚皮等作。」作已喜爛壞，佛言：「應施雀目。」諸鳥故得來，佛言：「應懸簾。」懸簾時闇，佛言：「應施繩牽上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，新作僧伽藍無掃地物，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掃篲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時長老畢陵伽婆蹉眼痛，心念：「若聽我高處坐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高處坐。」在高處時畏墮地，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高處作欄楯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

佛言：「聽高處作欄楯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僧坊無門，牛馬、獼猴、狗等來入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門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諸比丘不知何處著鍼？佛言：「應作鍼筒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不知何處著藥草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畜盛藥物。」諸比丘無曬藥物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曬藥物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給孤獨居士施僧褥，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受褥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僧畜，私亦得畜。」時諸比丘不自畜褥覆壞僧臥具，露身坐上起時毛著身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自畜褥覆著僧褥上。若不自敷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比丘露地翹一脚洗，便倒地垂死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畜洗脚物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洗脚物？」佛言：「用木石塼作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，作新僧伽藍，時天久旱地乾焦，後便大雨地皆發壞。諸比丘行出入時，脚蹈地壞，佛言：「應施脚蹈處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蹈處？」佛言：「應用木石塼作。」彼僧伽藍多房舍，時諸比丘各自房前作脚蹈處，佛言：「應周匝行行作蹈處者好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從憍薩羅國向舍衛國，中道有流水渠，諸比丘到渠岸邊住，脫革屣已兩屣相拍。相拍時塵出，諸天神皆瞋，呵責比丘：「此中不應作是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道中拍革屣。犯者，突吉羅。若道中行革屣有土時，應用軟羊皮拭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龍子信樂佛法，來入祇桓，為聽法故。有比丘以繩繫咽棄無人處。時龍子向母啼泣，母言：「汝何以啼泣？」答言：「我為聽法入祇桓中，有一比丘以繩羂我項棄無人處。」龍母大瞋，往詣佛所向佛言諸比丘。時佛為大眾圍遶說法，佛遙見龍來，佛以慈心三昧力滅彼毒心，龍母到佛所在一面立白佛言：「是諸比丘弊惡不善，我子信心故，來入祇桓聽法。諸比丘以繩羂咽遠著無人處，龍子在彼被繩羂者，是大不好，如被擯棄。」爾時佛種種因緣，為龍母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。時龍母聞法已，禮佛右遶而去。龍母去不久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得羂蛇棄。犯者，突吉羅。

聽以器盛覆頭遠著無人處，不得畜押蛇羂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放馬人有緣事，來至舍衛城，為僧作種種餅，盛滿器施僧。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受怛鉢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是淨食應受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諸比丘無物浸衣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畜槽杅盆浸衣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無物浣衣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畜槽杅盆浣衣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跋提長者作大僧坊，青赤白黑種種莊嚴施僧，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以青赤白黑色莊嚴房施僧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汝以青赤白黑色莊嚴房施僧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憂伽長者，持牛頭旃檀器直十萬兩金及閻浮敷具，持到佛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牛頭栴檀器直十萬兩金及閻浮敷具，願佛受之。若佛得風病，以此栴檀器盛油塗身。」佛默然受。時長者見佛默然受已，即持牛頭栴檀器與佛已，頭面作禮右遶而去。是長者去不久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今憂伽長者，施牛頭栴檀器直十萬兩金及閻浮敷具，從今若有如是病比丘，不求自與應受用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人施僧種種和香，諸比丘不受，不知何所用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受，用塗房舍。」時諸比丘塗舍外，多有眾人來看塔寺，眾人見此香塗舍外，謂是佛塔、聲聞塔。時多有人眾象馬牛車男女音聲，妨諸比丘坐禪讀經，諸比丘心不喜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若得和香，應塗舍內、塗床、床髀、床脚、床板、床檔、衣橛、衣架、塗地四壁。如是塗者，坊舍得香，施者得福。」